

盲道被占、站牌模糊……他将骑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反映

单车上的「啄木鸟」助力城市更美好



杨先生扶起倒在路边的共享单车。

9月17日是“世界骑行日”。西安市民杨先生已坚持骑行14年，累计行程8万公里。与许多骑行者不同，他不仅用单车串联起城市的美景与烟火，更化身城市“啄木鸟”，在骑行中发现、拍照发帖、推动解决，让一个个细微的民生问题得到回应与改善。

14年骑行8万公里 从“减脂”到“热爱”

杨先生的网名叫“大耳将军”，他的骑行始于一次健康提醒。2011年，医生一句“血脂高，得多运动”，让他决定开始骑单车。起初他并不适应，便从每天上下班半小时的短途骑行开始，周末再逐步延长路线。这一坚持，就是整整14年。

“上中学时骑过单车，工作后开车，很少运动，腰围一度达到1.09米。”他笑着回忆，“现在肚子平了，体检指标也恢复正常了。”

骑行带来的不仅是健

康，还有对城市的重新认识。14年间，他先后换过5辆单车，车轮碾过西安的大街小巷，骑行里程8万公里。从含光路、友谊路到太白路，树荫成廊，夏日骑行也不觉酷暑；在昆明池·七夕公园绿道、“三河一山”生态廊道骑行，尽享如画风景；穿梭于大唐不夜城、永兴坊、小南门早市等地，感受越来越多网红打卡点的魅力。他还曾骑行至咸阳、宝鸡、渭南等地，领略关中平原的

壮美与厚重。

“骑行不堵车，环保，还能看美景、吃美食。”今年55岁的杨先生欣喜地说，西安的骑行环境正逐年改善，绿道从无到有、从少到多，城市生态日益向好，外地游客纷至沓来，市民热情友善，整座城市充满活力。

在他的影响下，不少朋友和同学也加入骑行行列。一群人骑车看古城，或骑行至秦岭脚下参与捡拾垃圾等环保活动，这些成了他生活中最惬意的事情。

单车上的“啄木鸟”助力城市更美好

骑行的收获，远不只健康与美景。身为某市政公司工程师的杨先生，习惯以专业眼光观察城市细节，被熟悉的人称为城市“啄木鸟”，他专挑那些被忽视的“病灶”——盲道被占、公交站牌

模糊、行道树未补栽、无障碍设施缺失……他边骑边看，发现问题便立即下车拍照，通过微博、公众号等平台发帖反映。

9月15日，浐河西路咏尚路口，阳光洒在公交站台前新铺不久的地砖上。杨先生笑着对记者说：“3个月前，这里还是泥土地，行人等车得踩在草里。”今年6月，他骑行途经此地，发现公交站台前的路面硬化，斑马线被绿化带阻断，随即拍照发帖反映。3天后，相关部门迅速响应，公交站台铺上了地砖，过街通道也畅通了。

“他总能发现我们忽略的角落，而且他反映的问题很快就被相关部门解决了。所以，我发现问题后也喜欢告诉他。”9月16日，市民赵女士回忆道，今年6月，她在东郊通塬路看到一处人行道被一家单位的宣传栏占用，有极大的安全隐患，便将情况反映给了杨先生。

杨先生在骑行中。

看，确实有个‘霸道’的宣传栏。”杨先生表示，他还发现附近一段盲道在一家单位门口成了“断头路”，且没有设置无障碍坡道。他随即拍照发帖，呼吁整改。几天后，宣传栏被拆除，盲道也顺利接通。

采访结束后，见路边有两辆共享单车倒地，杨先生停下车，将共享单车扶正、摆放整齐，再继续上路。

“大耳将军单车行”微博话题阅读量已超8000万。许多看似微小的问题，在他持续关注下得到妥善解决。据不完全统计，多年来，他通过网络平台反映并推动解决的民生问题上百件。他的坚持，让“市民监督”有了温度与回响。

因长期热心公益、关注城市建设等，杨先生获评“西安市优秀志愿者”称号。

“用双脚感受大地，用双眼发现细节，用行动传递善意。我热爱这座城市，希望它越来越好。”杨先生坚定地说，只要还能骑单车，他就会一直做单车上的“啄木鸟”。

文/图/视频 本报记者 姬娜

从《黑神话》到“浪浪山”
解锁陕北说书“破圈”路径

9月8日至10日，第二届陕北说书大会在榆林市横山区举行。与多数传统戏曲不同，近年来，陕北说书通过游戏、影视作品等方式，受到了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关注。其背后有哪些流量密码？9月16日，记者进行了了解。

“黄风岭”唱出圈

“黄风岭，八百里，曾是关外富饶地！”随着游戏《黑神话：悟空》的上线，陕北说书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熊竹英的这句铿锵唱腔，从黄土高原的窑洞传遍全球。不到半年时间，他的生活也发生了改变——从乡村庙会的小戏台走上了央视舞台；高校讲座、文旅推广、动漫展会、音乐会巡演的邀约不断；在海外社交平台，有网友直呼这粗犷激昂的曲调是“中国古代摇滚”。

“以前在陕北农村说书，一场下来最多也就吸引一些老乡，现在走在路上，常有二十来岁的年轻人打招呼，说‘熊老师，我是玩《黑神话》才知道陕北说书的’。”熊竹英表示，有次在北京的一个动漫嘉年华活动现场演

唱了《刮大风》，散场后合影的队伍排了半个多小时。

这场“破圈”在年轻人聚集的平台上掀起了更大的浪潮。B站上，游戏插曲《黄风起兮》的MV播放量很快突破500万，网友自制的二创视频最高播放量超1200万，弹幕里“太带劲了”“再来亿遍”的评论刷屏。熊竹英的个人社交媒体账号粉丝数也突破了50万，他特意让助手统计过，其中70%都是35岁以下的年轻群体。

“有位上海的小伙子给我发私信，说原本觉得传统曲艺‘老气’，但听了《黄风起兮》后，特意去搜了陕北说书的经典段子，现在成了我的‘老粉’，每场直播都来打卡。”熊竹英说。

陕北说书“圈粉”年轻人

陕北说书的“年轻缘”远不止于游戏。随着“浪浪山小妖怪”的热梗出圈，陕北说书艺人张亚飞灵机一动，把这个虚拟角色写进了唱词。“巡山磨破千层纸，大王画饼充饥不得饥！”他用地道的陕北方言，配上轻快的三弦伴奏，还加了点电子音效，这段改编视频在短视频平台播放量很快破万。

张亚飞展示了网友的评论：“有位家长说‘带孩子看了，孩子跟着学唱‘浪浪山’，还问我陕北在哪，想听听真正的黄土高原是

什么声音’，这就是我最想看到的——用年轻人喜欢的梗，勾着他们了解老文化。”

陕北说书艺人高永原也尝到了跨界的甜头。他为一部动画电影演奏的插曲《取经西行有模样》，在网上收获了大批好评。“有个‘00后’网友留言‘没想到陕北说书能这么潮，配上小妖精的梗也太上头了，现在每天都要循环听几遍’。”高永原坦言，以前总担心这门手艺会“断代”，现在看到年轻人主动接触，心里踏实多了。

有了经济效益又能传承文化

这种热度还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。2024年国庆期间，榆林全市的说书艺人几乎被“抢空”，商业演出、节庆庆典的订单排到了年底。“以前说书是‘讨生活’，现在成了‘香饽饽’。”当地文旅部门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“有个县城的景区，国庆期间每天邀请说书艺人表演3场，每场都坐满了游客，不少人就是冲着‘能现场听《黑神话》里的调调’来的。”

陕北说书能“火”，除了跨界创新，更离不开它本身的“包容性”。“这门手艺打根上就不是‘端着’的，歌词能即兴编，曲调能灵活改，老百姓喜欢啥就说啥。”陕北说书艺人高小青从事这行快30年了，他的经历更是传统艺人转型的缩影——以前坐着牛车跑场子，一场下来观众不过几十人；现在每天19时到23时在快手直播，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万人同时在线观看。

“刚开始直播时，我还怕老观众不接受，没想到老戏迷会在评论区提建议，年轻人会刷‘老师唱得好’，还有人问‘能不能教两

句’。”高小青笑着说，直播不仅让他收获了新观众，还通过打赏和带货增加了收入，“我开的快手小店，销量已经突破300万件了，卖的都是陕北的土特产，比如红枣、小米，观众听书听得高兴，就愿意支持咱们的家乡货。”

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鲍震培在接受采访时说，陕北说书诞生于农村，本质上是大众艺术，但过去受地理和传播渠道限制，成了“小众文化”。现在借助短视频、游戏、影视这些现代载体，它又回到了大众视野，这是“接地气”的艺术应有的生命力。

2006年，陕北说书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后，各地陆续推出了传承人培养、演出补贴、非遗进校园等政策。“我们县每年都会组织说书艺人培训，还会在中小学开展‘非遗课堂’，让孩子们从小接触这门艺术。”榆林市非遗保护中心的工作人员介绍，“现在已经有不少年轻人主动报名参加学习陕北说书，其中还有大学生，这就是文化传承的希望。”

本报记者 石喻涵



扫码看视频



杨先生在骑行中。